

大八义

(三)

DA BA YI

• 中国古典侠义馆藏善本 •

歷代傳承

清·流传 编撰

话说炎宋兴，赵匡胤坐了天下，改国号为大宋，是为宋太祖。那时天下太平，万民乐业，传至太宋。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神算军师苗光义，

袖内乾坤算得准确，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若是暴病架崩，此地便不能建都了。后来太宗垂问，那时可上哪里去呢？

苗军师跪奏：『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太宗忙问『何处』？军师说『就是临安，那里最好』。

北京燕山出版社

大八义

清·流传 编撰

(三)



北京燕山出版社

第二十一回 报前仇倒点人油蜡 结后怨电龙访强徒

话说黑太岁李刚，听连发一说，爷三个一同回到店中。大家相见，便命他二人与电龙结为生死弟兄，连发大爷，李刚第二，电龙最小，为三爷。茂通问道：“贤弟，他传授你甚么样的军刃暗器，可以令你出去报仇。”电龙答言道：“伯父呀，我已学得一口砍刀，诸般暗器全已学齐。我伯父为给我父母报仇，可称累碎三毛七孔心。”茂通说：“待我试试看看。”遂将电龙的刀法和暗器二样试过，只是火候稍差一点。连茂通说：“好！电龙呀，以后在外面遇见人，要问你的时候，你就说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的便是。”电龙一听，连连说好，急忙过去谢过连伯父，上前跪倒致谢。当下连发、李刚、电龙小弟兄三人，回了电家庄，禀见厉蓝旺。连发说：“叔父大人，我三弟电龙到我那里，有我父亲给举着，命我与李刚、电龙我们结为金兰之好。”蓝旺一听，说道：“很好！很好！”连发说：“叔父哇，我父亲又与电龙贺一美号，称三手将。再者我父亲请您与我文魁叔父，全上金家堡，住些日子再走。”厉蓝旺说：“好吧！”遂叫道：“二弟呀，你快去预备行囊褥套。”文魁答应，便去预备齐了。外边有人将马匹备好，当晚爷儿五个，一齐出了庙门。电龙说：“有人来找，你就说我外出拜客去了。”仆人答应，关好庙门。

他们爷五个上马，够奔金家堡。到了金家堡的北村头，一齐下了马，进了村子，来到连家店。连发命人接过马去，笑对厉蓝旺道：“叔父，待我将我父请出来，与您相见。”说着手下人擦抹桌案，献上茶来。连发到后直见茂通，说道：“爹爹，我遵您谕，已将我厉叔父弟兄二人请到店中。”茂通说：“好吧。”父子二人一齐到了外面柜房，厉蓝旺与文魁上前行礼，茂通用手相搀说：“二位贤弟免礼。”众人一齐落座。连发说：“厉叔父，您猜不着我将您老哥俩请到我们这里，是怎么回事。”蓝旺道：“我真不知，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连发说：“我在白棚，因为看里面的情由，他们大家没有护庄之情。您要一走，那谢秋戏就算完啦，没有人肯再出力。”厉蓝旺道：“依你之见呢。”连发说：“要依孩儿之见，我有办法。你可别看我岁数小，我有护庄之意，不过我们这金家堡，离着您那里太远。依我之见，您与

我二叔，请到此处，让我二叔文魁在此看守店口。您与我爹爹，咱们老爷儿五个，背上军刃，夜间巡查金家庄等，绕一个弯儿，有人碰见，就说您住在金家庄。那时咱们再将几个庄子里有头有脸的主儿，约出几个来，在一处会谈。您将青苗会的徽章，全托付我父，那时您再夜间出去绕弯儿。过个半载，您与我二叔再走，我们也好说是你外出有事。他们大家哪里知道您回厉家寨呢？以后您再常来常往，那就没有甚么啦。”厉蓝旺说：“好吧，就依你的办。可是我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弟兄三个人。以后在外交友，千万可不准乱交那淫贼，你们也不许身带薰香，镖喂毒药。我若在外访着了你们违我命，那时我可不饶。”连发说：“厉叔父，我倒也能跟他们莲花党之人结交，不过为是探究那白莲花普月。得着了他们下落，那时我们弟兄三人，将他惩治以后，拿刀到您面前，叫您可了心愿。”蓝旺说：“此理很是。”连发说：“您回家纳福去了，刀法是防身之用，别的用处没有了。如今我打算借着您在这住着的机会，您冲我父亲的面子，传给孩儿我刀法，成不成呢？”厉蓝旺一闻此言，哈哈大笑说道：“好好。”当下便行传艺，又传给李刚暗器。

过了些日子，他们爷儿五个命人备马，各将军刃物件通盘带齐，上马直奔电家庄。走在中途路上，遇见一辆大车，那车上有女眷。那赶车的跳下车说道：“王母，您看对面有马匹，正是大员外爷。”那王门金氏连忙下了马，说道：“大员外爷在上，我金氏与您行礼啦。”厉蓝旺等连忙下了马，说道：“妹妹少礼。您这是上哪里去呀？”金氏说：“我们这是回金家堡，我的娘家。”电龙上前行礼。金氏说：“免礼吧。”连发问：“三弟，这是何人？”电龙说：“此乃二舅母。”他二人一听也上前行礼，连发说：“待我将你送回金家堡吧。”金氏说：“那倒不必。”茂通说：“大家上车吧，两处相离不远，不至于有错。赶车的路上倘有其他情形，你就说是上连家店的，自然无有错。”赶车的答应，他们上车向前去了。这爷儿五个又上马，便在王家庄一带绕了绕，这才回到电家庄家庙。书不可重叙，直将谢秋戏事，完全交与连茂通。天色已晚，命外边备马。爷儿五个出庙上马，便围着四大村庄兜了一个弯儿。赶奔金家堡后，为使跟他们哥三个增长能为，把棍法传授给他们，又教给黑太岁李刚三块莲子。每个重一斤十二两。又教给小诸葛连发刀法，每天在店中是二五更练刀法。过了些日子，均已传熟。厉蓝旺便带着电文魁弟兄二

人辞别了他们，上马出了电家庄。

这一天来到严家宅，相离兖州府北门外不足二十里，东西的村子，南北为住房。当时他们二人到了东村头，厉蓝旺翻身下马，说道：“二弟呀，咱们弟兄在此打店吧。”文魁不知他有甚么用意，连忙也下马。蓝旺说：“咱们是住大店，还是住小店？”文魁说：“任凭老哥哥。”说着来到路北一家店门首，字号是二义老店，上前叫道：“店家。”当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者，年有六旬开外，面如古月，胡须皆白，身高八尺，一身毛蓝布裤褂，白袜青鞋，腰结一个围裙，二眸子放光滴溜溜乱转，假作出来是猫腰年老的样子，虽能蒙外人，但蒙不了本行人。出来问道：“客官住店吗？您请进来吧。”说着伸手接过马匹，便将他弟兄领到北房西头一个单间，西头夹道那里是座马棚。厉蓝旺一看，这所房子。全是土房土墙。当时老者将门开了，将他们让进屋中，外头把马匹拴好，把行囊褥套放到屋中，转身要走。厉蓝旺说道：“店家慢走。”文魁去把屋门关好，向店家说道：“兄长啊，您怎么会落到这里啦？我派我二弟在各处找遍了您啦，全找不着，而今想不到在此处相遇。您早已退归林下，原来在此开店啦。”这老者说：“这位客官千万不要认错了人，有同名同姓的，也有长得一样的，千万别认错了人。”厉蓝旺道：“兄长您身穿这样，只可能遮掩外人眼目，如何能蒙我呢？我在外多年，要认错了人，那就不用在外头跑啦。再说别的全不认，老哥哥您这两只眼睛我认的真，阁下姓韩，名叫韩尽忠，对不对？”那老者说：“不错，我叫韩尽忠。”厉蓝旺道：“您就不用蒙我啦，您作事的时候我亲眼看见，那你还蒙我吗？此人乃是我拜弟电文魁，全是自己人。要有外人，我也不说，兄长您受小弟一拜吧。”韩尽忠道：“客官您贵姓？”厉蓝旺道：“我住家青州府东门外厉家寨，姓厉名叫蓝旺，混水鲢鱼的便是。”韩尽忠道：“不错，我耳闻山东有您这么一位成了名的达官。”蓝旺说：“兄长，你我弟兄，屈指一算，足有四十年开外。贪官知府邵氏门中外家，满门被仁兄丧门剑所斩，男女一个未留，引火焚化。兄长您就远走脱逃啦，直到而今已有四十年了。兄长，我记错了吗？”韩尽忠忙道：“厉蓝旺啊，我从来严家宅买这块地开此店，将你嫂嫂与你侄儿接来在此隐居，已然四十多年，无人来认。不想你还会认识于我。”蓝旺说：“是啦，兄长还是侠客义士行为，夜换紧衣，时常外出寻找贼人吗？”尽忠道：“不错，不瞒大弟说，我还不叫你承情，

我每夜都上一次电家庄，常来常往。电真在世之时，我看见有条黑影直奔电家庄，后来我把人追丢了。电维环死在万佛寺，我为甚么不出头呢？这内中有原因，只因他生前对待他的族叔有不对之处，他那是报应循环。贤弟啊，论交友之情，你是第一了。”厉蓝旺说：“兄长您夸奖了。”尽忠当时命人摆酒饭，款待他弟兄二人。从此他二人就在此处住下了，每天晚上都上电家庄绕个弯。

这一天晚上，碰见茂通父子以及李刚。他们爷儿三个刚到东村头，看见两条黑影如飞而至。连发忙叫：“二弟快随我来。”追到东村头，他连忙取出一个带胆的莲子，向人打去。厉蓝旺说：“兄长慢走，这里有了人啦。”他二人一齐站住。那连发一眼看见是厉蓝旺，急忙跑过去行礼，问道：“叔父，您不是回了家了吗，为甚么又在这里呢？”厉蓝旺道：“我在中途遇见一位好友。来，我与你们见一见。此人姓韩名叫尽忠，人称丧门剑客的便是。”连发一见，忙上前跪倒行礼，说道：“伯父老大人，在上，侄男有礼。”尽忠说：“快请起。”厉蓝旺说：“连发，你韩伯父乃是世外的高人。”连发说：“是是。”当时出去把他父亲及李刚叫了进来，由厉蓝旺与他们指引。大家相见礼毕，蓝旺跪倒说道：“韩仁兄啊，小弟有一事相求，请您答应才好。”韩尽忠急忙用手相搀，说道：“老弟你有话请说，何必行此大礼，有甚么话快说来。”厉蓝旺说：“大哥有所不知，小弟我如今要带着文魁回家。这几个村庄之事，请您多多受累，在明中保护这村子，多注意他们小哥三个，尤其是电龙，可不准他们有不法的行为。小弟我回到家中，暂为休养。求兄长替我多受累啦。”韩尽忠说：“如此甚好，这点小事，我还能成。就请你放心吧。”蓝旺说：“谢谢兄长。”忙起身大家一齐回到店中。连茂通便命家人预备好了酒席，大家一同落座，吃喝完毕。第二日天明，蓝旺辞别大家，离了此地，穿青州府的城门，赶奔厉家寨。

这一天来到厉家寨，早有家人看见，上前行礼，一面回去禀报二员外厉蓝兴。蓝兴开门，带着金雄迎接出来。蓝兴先拜见兄长，然后命金雄拜见伯父。

金雄上前跪倒叩头，说道：“大伯父在上，孩儿金雄与你叩头。”蓝旺说：“我儿快快起来。”蓝兴说：“再见过你的叔父。”小孩上前又与文魁叩头。电文魁用手相搀，说道：“孩儿呀，快快请起。”大家一齐往里而来。

他弟兄回来不提，如今再说电龙。自从大伯父走后，他便在外边托人访问白莲花普月的行踪。跟许多人打听，均不知此贼的下落。电龙在家中，每夜围着庄子巡视，防备贼匪。这一天外边有人打门，管家忙问：“外边何人叫门？”就听外面问道：“你可是管家吗？我三弟在家没有？”电海说：“正在家中，您有事吗？”说着将门开了，一看原来是务农的赵会。赵会说：“你们员外跟我打听那普月，人称白莲花，他原来是一个陀头和尚，我看他奔西北豹雄山去啦，已然进了山口。我看见可没跟他说话。您赶紧告诉去吧，叫他快去找他，好与我义父义母报仇雪恨。”电海说：“好好。”连忙到了里面禀报电龙。电龙当时出来问道：“赵大哥，您来到我家为甚么不进来呢？我伯父义父走后，只有我一个人，我这里又没有少妇长女的，您进来又有甚么呢？”赵会说：“老三，你快收拾利落，赶紧去，留神那凶僧逃跑啦。我家中老娘病体沉重，没有工夫陪伴贤弟。你就快去吧。”电龙说：“既然如此，那倒叫兄长分心啦，也不请您进来坐了，我收拾好了就去。”赵会走后，电龙到了里面，将自己一切应用的物件收拾齐备，带好散碎银两嘱咐电海说：“有人要问我，就说我上豹雄山去啦。”电海说：“是。”电龙从此起身，直向西北角上而去。及至到了山下，就听山上锣声，闯出二百喽兵来。兵卒全是青衣靠袄，青布底衣，蓝色布扎腰，每人全拿着青檀大棍，分两旁站立。当中出来两匹马，一匹黑马、一匹粉靛白龙驹，黑马上人，穿青挂翠，怀抱朴刀一口，马后有一人举着一面旗子，是青布旗子，白火沿，可是卷着啦。一看马上之人，年约五十开外。那白马上之人，穿蓝挂翠，面如银盆，精神满足，二目有神，肋下配一口雁翎单刀，马后也有一个马童，怀中抱着一杆大旗，翠蓝缎色作地，青火沿，斜尖的旗面，当中斗大一个朱字，挨着旗杆有一行小字，写着豹雄山正北，祖居朱家庄，在山上结拜，排行在二，姓朱名杰，外号人称银面太岁。

书中暗表：他们山上，一不劫官，二不抢民，可是要遇见那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他们可不轻放。派出兵卒四处巡逻，要是正门正户之人，须跟他们结拜；要不是正人君子，是莲花党之人，他们是定然除治。今天有人回禀，故他们下山将路横啦。当时朱杰跳下马来亮刀来，到当场，扎刀问道：“对面这位练武的师傅，来到此地，是访山还是经过呢？”电龙说：“寨主爷，因为我看见大山是青山叠翠，

绿水长流。”朱杰说：“那么阁下来逛山景来啦。”电龙说：“我是从此经过。”朱杰说：“那么阁下配带利刃，从此经过有何事呢？”电龙说：“难道说身带兵刃还有什么不许的事吗？”朱杰说：“对啦，我这豹雄山前，不准有练武的人从此经过。我们必须比试几回合。”电龙说：“且慢，你我远日无怨，近日无仇。刀枪无眼，倘若伤了哪里，后悔已迟。”朱杰说：“有能为占了上风，无能为认母投胎，那可说不定谁成谁不成啦。”电龙一看对面之人倒是一脸的正气，可是听他说的话，不由大怒，忙脱下大衣围在身上。当时收拾紧衬利落，提刀上前。那马上之人，吩咐兵卒与他们列开战场。兵卒闻言，当时列成阵式。朱杰问道：“对面朋友贵姓？”电龙说：“在下家住电家庄，姓电名龙，人称三手将的便是。”说着上前就是一刀。朱杰往旁一闪，举刀相迎。两个人便交起手来，一个是高人传授，那个也是明人指教。电龙一见他刀法不弱，心中很是爱惜，朱杰更爱他的刀法。二人打了也就有十数个回合，电龙脚下登了一块小石头，一滑可就倒下，当时来了一个滚，不由说道：“我命休矣。”自己抱刀一合眼，尽等一死。半天刀没下来，不由翻身站起，便问道：“这位山主，您为甚么看我倒了还不上前砍我？是何道理？”朱杰说：“因为你并非仇杀，不过比一比而已。又不是被我踢倒，你是登上活石头滑倒的，焉肯下手伤你呢？”说着上前又是一刀。电龙说：“谢谢您的美德。”用刀一迎，盘肘弩打出，可不打朱杰。那朱杰登出镖来，也不打他，专往弩后的后尾子上打。大家一看，这哪里有胜败呢？当时那边大山主出头说合，说道：“这一位英雄，如不嫌弃我弟兄二人，情愿结为生死之交，不知意下如何？”电龙笑道：“正合弟意，请问这位大寨主贵姓高名？”此人说：“在下姓鲍，名叫鲍成，匪号人称踏山兽的便是。请上山一叙。”电龙说声“好”。那鲍成便叫兵卒过来，把各人的暗器全给捡了起来。三个人一齐到了山上那大厅之上，两旁有小明柱，左边明柱上写着：侠义占山岗替天行道；下联是：英雄住四野除暴安良。上面横批有四个字，是：处正无私。

他三人到厅中落座，手下人献上茶水。鲍成站起身形说道：“这位电爷实在有缘。自古道千里有缘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待我与您倒茶。”说着过去倒茶。电龙连忙说道：“这位大山主千万不要如此，真叫我不安了，咱们大家落座讲话吧。”鲍成说：“是，但不知贤弟要往何处而去？”电龙说：“我从舍下电家庄而来，要上都

京访友，路过此宝山。我看此山景特好，所以我贪看山景，才与您弟兄相遇。鲍大王，朱大王，我不知您二位率领兵卒下山，所为哪般？”鲍成说：“我们早有立愿，派人在山口哨望，若有那练武之人打山下经过，必须报我弟兄二人知道，我们下山与他会见。如果是正人君子，放他过去，若是淫贼草寇，一定除治。请问电爷，您贵门户？”电龙说：“我伯父是无极门，在二十四门是第六门，我天伦是太极门，我父是第七门。但不知二位大王贵门户呢？”鲍成说：“我艺师是少林门。”电龙问：“是左少林还是右少林？”鲍成说：“我是正少林，在散二十四门第二门。”电龙说：“鲍大王哪门呢？”鲍成说：“是中少林，门长乃是紫面昆仑。贤弟，你我门户遥遥相对，咱们彼此不是外人，如今我要与阁下求一件事，不知能否允许？”电龙忙问：“有何事故？请当面讲来。”朱杰道：“兄长，我看电达官人品武艺无一不好，既有缘相见，兄长何不说出一句话来，咱们弟兄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好不好呢？但不知电庄主意下如何？”鲍成说：“此言正合我意，电庄主怎样呢？”电龙急忙站起说道：“小弟到此是求之不得。”鲍成说：“好吧。”当时命人预备香案，弟兄三人冲北磕头，结为金兰之好。电龙最小，他为三爷。从此弟兄三人，重整山寨三年整，外边名誉就出啦，改为豹雄岭三义山。每天弟兄在一处练功夫。

这一天早晨，用完早功，电龙趴在桌上将一打盹，好像有人打他一拳，仿佛有人说：“好畜生电龙，你在豹雄山结交二人，养尊处优，我夫妻之仇你也不报，我那尊兄你也不见。你丧尽天良，莫非你惧怕那凶僧不成？”电龙经此一下，当时惊醒，两眼发直。此时朱杰从外面进来，说道：“老三，你为何不换夜行衣呢，两眼发直，所为何故？”那电龙眼泪在眼圈内说道：“二哥，我跟您打听一个人。”朱杰说：“是谁呢？”电龙说：“有一僧人，乃在黄沙滩正北万佛寺出家。”朱杰一闻此言，脸往下一沉，忙问道：“但不知你问的那个僧人叫何名字？”电龙说：“此凶僧上普下月，外号莲花的便是。”朱杰一闻此言，心中不悦，说道：“电龙，你原来跟那采花贼为友，趁早下山去吧，从此以后你我划地绝交。见着他人，千万不准说与我二人结拜。”电龙说：“二哥，你先别发怒，小弟有下情奉告。只要相处对劲，我才有实情相告。”朱杰冷笑道：“你还有真情实话吗？”电龙连忙跪下，便将普月害他父母之事，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那朱杰一闻此言，气得怒气填胸，当时翻身栽倒，背过气啦。电龙忙过去搬

叫。鲍成从后面走来，问道：“这是为何呀？快快禀叫。”说着两个人把他叫醒过来。朱杰说道：“大哥呀，原来老三有杀父母的冤仇尚且未报。”说着就把那普月之事，细说了一遍。鲍成说：“啊，你怎么不早说呀？要早说，那不是早报了仇啦。”电龙说：“那么此贼哪里去了？二位仁兄可知他的下落？”朱杰说：“不知。”鲍成说：“三弟你可以随他下山，前奔何家口，找我那老哥哥何玉。他那里四路达官特多，可以跟他们打听，那凶僧普月在哪里落脚，可以找上前去。二弟你随三弟前往，愚兄我一人执掌山寨。”朱杰说：“好！那么鸣锣聚将，待我嘱咐他等。”当下传来众小头目，朱杰向他们说道：“如今我要与三寨主下山访友，大寨主坐守山寨。从此以后，若再有练武之人从山下经过，千万别拦他啦。因为就剩我兄长一人，他又有羊角疯的根儿，难免气冲了，再犯疯病。好好看守山寨就是。”大家答应散去。朱杰说：“大哥您替想一想，我二人上哪里最好。据三弟所说，那白莲花普月，一定未在山东地面。”鲍成说：“那最好你们先上京都，到镖行去见十老，那里也许能访着凶僧的下落。”朱杰说：“是，那我二人走啦。”当时命人外面备马，他二人收拾好了，与大哥行礼，拜别下山。到了山口以外，二人说：“兄长您请回吧。”鲍成说：“你二人一路之上，千万别管闲事，就去先报仇要紧。”二人答应：“谨遵大哥之命。”飞身上马。

鲍成带兵回山不提。且说银面太岁朱杰、三手将电龙，弟兄二人从打山寨起身，晓行夜宿，饥餐渴饮。这一天来到临安城南门外关厢南口。二人甩镫离鞍下了马，拉马匹来到兴顺镖行。朱杰说：“辛苦诸位。”伙计说：“您找谁呀？”朱杰说：“我们来见镖行十老。”伙计们一听，连忙往里回禀。那旁边有一个人说道：“你先回来，就这个样的去回禀，你还不知道蒋老达官的脾气。”这个伙计便问道：“达官爷您贵姓？”朱杰说：“我二人是豹雄山的，我姓朱名杰，外号人称银面太岁。”这个伙计往里回禀，说：“外面有豹雄山的二位前来拜访。”当时蒋兆雄、焦雄二人迎了出来。朱杰便命电龙拉着马，他上前跪倒行礼，说道：“二位仁兄在上，小弟这厢有礼。”蒋兆雄忙问：“贤弟从哪里来呀？快快请起。”朱杰起来。此时有伙计过来，接过马匹，涮饮喂遛，便将二人让进屋中。蒋兆雄道：“二弟此来有事么？”朱杰说：“有件大事相求。”遂说：“三弟你过来，待我与你指引。”电龙忙上前行礼，口中说道：“二哥呀，十位老人家全与我伯父

神前结拜。我可不敢胡论，只可分着论吧。”十老伸手将他搀起，问道：“你们有甚么事呢？”朱杰便将电真被普月师徒所害之事，细说了一遍。蒋兆雄说：“原来如此。那么还得叫电龙自己动手报仇才对，报仇没有请助拳的。再说还可以成全他的英名。”焦雄说：“三弟你不用忙，可以在我这里住些日子。我指你二人一条明路，就可以访着那贼人下落。”朱杰说：“哪里呀？”焦雄说：“你们上济南，府涟水县东门外何家口，面见何玉。你与他可曾认识？”朱杰说：“我与他神前结拜，亲如手足。”焦雄说：“很好，你们二人到了那里，自能访着。他那里是水旱的码头，往来之人很多，容易访着。”朱杰说：“谢谢仁兄的美意。”当下他二人就在店中住了两天。第三天，有人备马，朱杰说：“兄长，兄弟我们若将淫贼访着，不是他人对手之时，一定派人来请兄长。”焦雄说：“好吧，我弟兄竟等你的信息吧。”说完他二人拜别，出门上马，往山东济南何家口而来。在路上两个人一商量，不好半夜去到何家口，也不好去见，莫若先在那里住一天，第二天再说。二人商量好了，连夜住下。

这一天来到一个大镇。到了一个包子棚前，下了马，将马缰挂在绳上，两个人进去，有伙计过来招待，找一张桌坐下。朱杰说：“你给我们来四两酒，配四样菜来吧。”伙计说：“是啦。朱杰说：“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此地属哪里所管？叫作何名？”伙计道：“此地叫张家镇，属济南所管，在城北。”朱杰说：“有一个人你可认得。”伙计说：“您打听谁。”朱杰说：“双枪将朱立。”伙计说：“这位庄主未在家。”朱杰说：“他几时在家，你可以向他提，我叫银面太岁朱杰，前来登庄拜访。”伙计说：“是啦。”二人吃喝完毕，给了钱，出来解下马来，两个人这才连夜又往下赶路。这天夜间，忽然看见前面远处起了一把火，照得天红。电龙说：“二哥，您看前边可有亮子。”朱杰往前一看，说道：“此火不远，大半在何家口的村里村外。”电龙说：“那么你我弟兄，何不将马的肚带紧一紧，快去查看一下子。”朱杰说：“很好。”说完二人下了马，紧好肚带，二次上马，便策马向前跑去。到了切近一看，果然是何家口村内，村外有庄兵巡逻。他们连忙奔了前街，朱杰二人到了西村口下马，各将大衣脱下，收拍紧衬利落，将两匹马连紧到一处。二人进村，飞身上房，直奔中街，看见火中那边有许多老乡民，正在那里救火。忽见一年老之人跑了出来，因为是在夜间，一时看不出是谁来。少时又追出三个人。便到南房

之下，听见有一人喊叫：“何玉你抬起头，看刀！”朱杰一听，急忙揭瓦往下打，说道：“三弟快打暗器。”原来下面老哥哥何玉被贼所迫。二人这才惊走三寇，这便是电龙他二人来的倒笔。

如今已将何玉的尸身停好了，命人去迎何凯，先问道：“从京都往这里来，一共有几条大道？”何四说：“三条大道，七股小道。”朱杰说：“你去把每个店中叫来两个人。”何四说：“您叫他们何事呢？”朱杰说：“我自有用处。叫他们每股道上派两三个人，迎接他们，送宝铠的人透了脸，赶快报我知道。”何四答应，出去找人不提。这里朱杰说道：“三弟呀，你先在西间看守，是人不准到屋里去。因为老哥哥在世之时，维持最好，恐怕有人前来吊祭，哀痛过了，晕倒那里，岂不是个危险吗？”电龙说：“是，是。”朱杰说：“你们哪一个认识河南姜家屯？”有一个伙计上前答应说：“我认识。”朱杰一看他，眼泪扑漱漱往下直流，遂问道：“你姓甚么呀？”伙计说：“我姓阎，叫得禄，是外庄之人。大庄主生时，待我恩重如山。”朱杰说：“你是哪里人氏呢？”得禄说：“我是兖州府西门外阎家村的人氏。我家中有老母，与我那妻室，全是大庄主爷给钱接了来的，住在中街他老人家的房。”朱杰说：“好吧，你骑马去到那里，可千万别提家中之事。叫姜家弟兄前来，说有人金盆洗手，找不着钥匙。”阎得禄答应，这才由店中起身，前去姜家，请姜家弟兄。一路之上饥餐渴饮，晓行夜宿。这一天来到黄河北岸，翻身下马，叫过船来。那船家问道：“您上哪里去。”阎得禄说：“我从山东来，前往姜家屯。”船家说：“您上船吧。”得禄拉马上船，当时渡了过去，阎得禄取出船钱。船家说：“您上姜家屯，看望二位员外去，还是有事呢？”得禄说：“奉命前去请他弟兄二人。”船家说：“您不用给船价啦。那二位员外是常来常往。”得禄说：“你收下吧。”那船家说：“您可别跟他提此事，免得给我们拆和气。”得禄说：“是啦，我决不提，我还要给你美言几句啦。可是上姜家屯，走哪股道呢？”船家说：“您就靠着怀里走，自然走到姜家屯。”得禄说：“好吧。”当时他拉马向前走去。少时来到了村中，看见有人，忙一抱拳说道：“这位仁兄请了，贵地可是姜家屯？”那人说：“不错，此地正是姜家屯。”阎得禄说：“请问姜文龙、姜文虎在哪里住？”那人闻言，把脸一沉，说道：“这两个人的名字，也是你叫的吗？”阎得禄说：“这位仁兄休要见怪。我从何家口来，那里有人派我叫如此去找。”此人说：“哟，你从何家口来，那就是啦。你往

东路北的广亮大门便是。”得禄说：“谢谢您。”说着话往东走去。来到一个大门，上前来叫。里边有人问道：“外边何人叫门？”得禄说：“此处可是姜宅？”里头说：“正是，你找谁呢？”得禄说：“有位双枪将姜文龙，他老人家可在此处住？”里面问：“你是从哪里来的？”得禄说：“我从何家口来。”老家人一听此言，不敢慢怠，连忙进到里面回道：“大爷，现在外边有何家口的一位前来见您。”姜文龙一听，连忙迎了出来，家人开了门。阎得禄说：“大舅爷在上，奴才与您叩头。”文龙说：“得禄你起来吧。”说着伸手取出一锭银子说：“你拿去买点心吃吧。”得禄说：“谢谢大舅爷。”文龙说：“你有事吗？”得禄说：“我家大员外爷因为有人金盆洗手，找不着钥匙，所以打发我来。”文龙说：“那么他们入都之人，回来了没有？”得禄说：“已然回来啦。”文龙说：“你先等一下，待我进去回禀。”遂进里屋对他娘亲把事情说了一遍。他姐姐何姜氏道：“娘啊，我如今且回何家口。这里要有紧要之事，您再派我兄弟去接我，没事千万别去找我。女儿那天夜内得一梦，梦见您姑爷浑身血迹，向我说道：‘我以后不管家里之事。你好好好的照管他们吧。’女儿想此事太不吉祥，因此没敢对老娘说。”那老太太说：“是啦，姑娘你快回去吧，看一看他们。我的病不要紧的。”何姜氏说：“要不然把玉兰放到您身旁，给您解闷吧。”老太太说：“不用，你把她带走吧。倘若有个差错，我对不起我那姑爷。”何姜氏说：“那么女儿拜别了。”说着，令丫环收拾一切，他去东房嘱咐好了两个弟妇，每人给了一锭白金。老太太说：“文龙、文虎，你二人去送她母女们去。那里有事，就在那里多忙些日子，先不用回来了。”文龙弟兄二人点头答应。当时外面预备好了驮轿，她母女上了驮轿，文龙弟兄上马保护着往黄河岸而来。阎得禄这才上马随在背后，大家一齐起身。

到了黄河岸，文龙等下了马，她母女下了驮轿，叫过船来，一齐上了船。渡到北岸，众人以及车马一齐上岸。姜氏说：“文龙，给那水手一锭白金。”水手过来说：“大姑奶奶您千万别给，我奉送您一趟，下回再来一回，您也就没工夫来啦。”文龙伸手取出一锭金子来说道：“你拿走吧，这是我姐姐赏你的。”水手说：“我谢谢大姑奶奶。”姜氏说：“你不用谢。”说着向众水手说：“你们大家可要记住了，以后再有何家口的人来，一提是何家口的，就不用跟他要钱，先把他渡了过去，给才许收呢。你们别看他二位是旱岸的达官，人家

跟水路的达官有联合。”大家点头答应。那姜氏等众人由北岸动身。一路之上无事，饥餐渴饮，夜住晓行。大家一直来到何家口。他们一进西村头，姜氏就看见吉祥店的这片火场了。那姜文虎弟兄翻身下马，那姜氏一见，不由心中暗想：“好一片家产，如今化为飞灰，但不知我那夫主是凶是险。驮轿往前走，姜文龙在前，从远处看见吉祥店门前站着老家人何忠，穿白戴孝。当时迎了过来，说道：“大舅爷您可千万别着急，我那主母也别着急。现下他们都交铠的主儿，可全回来了。”那姜氏看他如此的情形，早知道何玉是死了，在驮轿里就背过气去啦。有人进去禀报何凯何二爷，那何凯、何斌众人，一齐往出相迎。姜文龙上前说道：“二哥您快去看一看去吧，我姐姐死在驮轿里啦。”何凯一闻此言，忙命婆子丫环等上前将驮轿搭了下来。何斌忙过去撮叫，叫了半天，姜氏才缓了过来，睁眼问道：“二弟，你哥哥的死尸怎么样了？”何凯说：“嫂嫂哇，我那兄长受那贼人一镖三刀之苦，死于非命。多亏朱三爷、电三爷赶到，才保住全尸。”朱杰上前行礼，又与电龙相见，这才一同进店。来到西房北里间，何凯说：“嫂嫂，您就不用看我兄长尸身啦，您要看见，回头又背过气去啦。”姜氏说：“二弟呀，我必须看一看你兄长的死尸才好，我夫妻一场，为何不见一见呢？”何凯说：“也好。”何斌、何凯等大家全是哭哭啼啼。杜林一见说道：“列位叔父伯父，我杜林要说一句话。”鲁清说：“你说吧，有甚么话呢？”杜林说：“四位师哥，三位是我师哥，一位是我何大哥，你们哥仨呢，我何叔父乃是你们授艺的恩师，如今事已至此，你们可以先将泪痕止住，想法子与他老人家报仇。把眼泪留着，等到把仇人拿住，祭灵的时候，再哭也不为晚。这是我劝你们哥三个。我再劝我何大哥。我们两个人，可称是父一辈子一辈的。”说着将镖递与何斌，何斌细看镖上有字，乃是黄云峰三个小字，看完了忙命人挖坑深深的掩埋。当面杜林道：“大哥，您可以问问我何二叔。我大叔父生前都与谁结拜。据我想，那三人此来，并非善意，他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何大哥别看您比我年长，可没我想得周到。”何斌遂问道：“二叔，我爹爹在世之时，可与谁人交好呢？”何凯说：“与镖行三老最有交情。”杜林问：“还有谁？”何凯说：“单鞭将马德元。”杜林又问：“还有谁？”何凯说：“青爪熊左林、踏爪熊宝珍。”杜林说：“这几位以外，还有谁呢？”何凯说：“与花刀将莫方、花面鬼佟豹。”杜林说：“还有谁呢？”何凯

说：“有左臂花刀连登连茂通。”杜林说：“这里叔父伯父，哪一位能掌笔？”电龙说：“我能提笔。”杜林说：“好！那么您开几份请帖来，言词全是一样，就说有人金盆洗手，或是假说有镇海鳌王殿元王老达官，带来一年壮魁梧之人，大家不认识此人，他人周身上下零碎太多。接到请帖之人来何家口，必须将军刃暗器以及夜行衣靠全行带来，说我何玉亲身有请。大家捧我何玉一场，请电三叔就照着这片话一写，再叫我保二叔派店里伙计，挨门去送。何大哥你等他们被请之人全到，那时再将此镖打死我何大叔之事——说出。大家一齐入西川，找着了三寇，用他三人的心祭灵，到了那个时候再哭，也不为晚。何大哥呀，以后谁来你给谁磕头。”

送走帖子之后，这天外边有人回话，说有镖行三老、飞天怪蟒徐国桢、恨地无环蒋国瑞、圣手托天李廷然三位到。当时大家出迎，将三老接进店来。见礼已毕，外边第二拨人又到，乃是左臂花刀连登连茂通，带着三个徒弟黑面虎王横、白面虎李太、粉面哪吒吴月明。众人将他们爷四个全接到里面，应用物件全搬到里面。徐国桢见何凯腰中结着一根孝带，那何斌身穿重孝，不知何故，忙问道：“何二弟，我来问你，但不知你们叔侄为何人穿孝？”何凯说：“大哥呀，以及列位老哥哥，请你诸位听着，先不用着急。我兄长受西川三寇一镖三刀，身归那世去了。”徐国桢等三人一闻此言，是气顶咽喉，哥三个全都背过气去了，众人忙上前揪叫。三老缓醒过来，问：“但不知死在何人之手？”何斌说：“死在黄云峰之手。”徐国桢一闻此言，伸手拉着何斌问道：“孩儿呀，你们大家都交宝铠，是求功名啊，还是求富贵呢？你想咱们是甚么人。再说，绿林人与官人不能同炉。还有一节，咱们要真当了差，那时有绿林人作了案，你是伸手办案呢？还是放他呢？这不是为难之事吗？你要说求富贵，此时你们何家口的家产与厉家寨相差不远，你为甚么舍下了你父母，入京交铠呢？如今被人暗害，你怎么对你那天伦。”何斌说：“伯父，孩儿头一件要逛一逛都京，第二件为是访一访镖行十老。再说要从王府得出点赏赐来，不是咱们大家的脸面吗？当初孩儿也虑到这一层，后来我打算不去，谁知我叔父伯父们一死的叫我去，孩儿我才去的。”徐国桢道：“得啦，甚么话也不用说啦。事已到这步天地，那只好你给你伯父叔父磕头。这报仇之事，就完全扣在他身上吧。”遂说道：“鲁清鲁贤弟。”鲁清说：“是。”徐国桢道：“而

今山东各地，若有那与你不合之人，我能前去与他解合，不叫他与
你犯心。”鲁清说：“三位老前辈。”徐国桢说：“且慢，你兄长与我三
弟李廷然神前结拜，你又与何玉神前结拜，咱们如今也要弟兄相称
才好。”鲁清说：“一切的事，我自有办法。您想我兄长自在熊鲁彪
飘门在外，可不知与您神前结拜。”李廷然对徐国桢道：“兄长这个
错可在兄弟我身上啦。”蒋国瑞说：“三弟你在外交友，也要明白一
二才是。这要是与莲花党为友呢，那不是把咱们哥三个名望全抛
弃了吗？”李廷然说：“二位仁兄，当年我与他结拜叩头，也曾到鲁家
访他一次。那时他们家人说他出门访友，未在家中，谁知他一去未
归，杳无音信。我将此事存在心中，未得说出。鲁清你我还是弟兄
相称为是，从此你就想法子给我何大弟报仇就是了。”徐国桢说：
“何斌，你可认识二峰。”何斌说：“认识。”徐国桢说：“好！不过那二
贼要是死在别人之手，你一世英名可被水而冲。”

正在说话之际，外面有人来报说：“单鞭将马德元、巡山吼马俊
父子求见。众人出迎，来到门外，一看马德元身高九尺，细条条的
身材，一身月白布衣，蓝丝带扎腰，黄绒绳十字绊，鱼鳞洒鞋，蓝袜
子，花布裹腿，月白布大氅，面如蟹盖，粗眉阔目，鼻直口方，大耳相
衬，海下一部花白胡须白的多黑的少，手中拉着一匹紫马。书中暗
表：他腰中围着一条算盘鞭子，专打金钟罩。光头未戴帽，高挽牛
心发髻。众人再看马俊，身高八尺，胸间厚，膀背宽，形状魁梧，头
戴青缎色软扎巾，杏黄绸子条，勒出双对软翅子，紫绒球突突乱跳，
扫帚眉，大环眼，鼻直口方，大耳相衬，身穿一件青缎色靠袄，蓝护
领，核桃粗细绒绳，十字落甲绊，一巴掌蓝丝鸾带扎腰，双结蝴蝶
扣，青底衣，青布裹腿，薄底靴子，手中拉着一匹黑马，马上带着一
条水磨钢鞭，马德元生来性暴。那何凯看见，急忙上前行礼，口中
说道：“仁兄在上，小弟拜见。”马得元说：“二弟请起，我来问你，现
下有谁金盆洗手？”何凯说：“兄长，此地非讲话之所。兄长您请到
里面，小弟我有大事相求。”说话之间，大家一齐进到店中。大家相
见礼毕，马得元说：“何斌，你为谁穿重孝？”何斌说：“您可别着急，
孩儿我与我父穿的孝。”马得元父子一闻此言，“哎呀”了一声，气顶
咽喉，翻身栽倒，背过气去啦。众人连忙上前搬叫，少时缓醒过来。
不知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二回

使巧计马得元入川 莫家村穿山熊闹店

话说马得元缓过气来问道：“他得的是甚么病症死的？”何斌便将经过之事，细细说了一遍。马得元说：“好何斌，也就是你们何家一个人也就是啦，要不然我能亮鞭把你打死。马俊你去给大家叩头，拜求他们列位，设法为你叔父报仇。”马俊说“是”，上前与众人行礼。马得元又问道：“何斌呀，你的娘亲可好？未曾受险吗？”何斌说：“未曾受险，因为我们送宝铠走后，我二位舅父将我娘亲接了走啦，家中只剩了我父亲一个人，故此才有此事。”马得元说：“咱们赶紧商量报仇之事吧。那么是谁金盆洗手呢？王殿元带来谁呢？”何凯说：“马大哥，并无此事。那是我们假借写的，因为不好明写一镖三刀之事，恐怕有个不合适，这是鲁弟的高才。”马得元说：“鲁贤弟呀，你尽在这窟窿灌馅的事情，要不明说好不好呢？”鲁清鼻子里一哼，说道：“老哥哥，我要那么写，不是众位老哥哥全死在了那家中了吗？”马得元说：“鲁清，你用心功可以对报仇之事加点心，给报了仇才算好呢。”鲁清说：“老哥哥，您等着看吧。我鲁清处处想得周到，要有一件想不到之时，那您将会友熊勾消，那时叫我三代以下的少辈，那不算您厉害，算我交友不到，学艺不精。管保能设法搜到人。”马得元一听，连忙说：“好贤弟，那我替我那侄男，先行拜谢你。”说着话跪倒行礼。鲁清说：“老哥哥快快请起。你我联盟的把兄弟，我要尽那神前一股香的义气，绝对去作。”

众人正在说话之际，外边有人来报，说有都京南门外兴顺镖行十位达官到，带着水旱四个伙计，水路是登山伏虎马子登、下海擒龙马子燕，旱面的，是捉虎童子柳金平、擒虎童子柳玉平。大家一闻此言，连忙出来相迎，一见面互相行礼。蒋兆雄说：“列位兄弟哥哥，咱们店中一叙。”当下有店里伙计上前接过马匹，涮饮喂遛，大家这才来到了里面。蒋兆雄说：“何二弟，你为甚么结这根白孝带？”何凯说：“哥哥您就不用问啦。”蒋兆雄听了说道：“是啦，你们大家不用说，我知道了，我那何大弟他故去了。因为有一天，他们九位贤弟为我办生日，晚间正在镖行吃酒，我那二弟焦雄，在灯光下冷眼看见那何大弟来到镖行，面似垂水，咽喉上有一支镖，浑身